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废城特伦顿



中小学的教师 20 年。著有杂书多种。
肖复兴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 6 年，当过大

到新泽西后，我就想去特伦顿。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说，那里没什么好看的，原来是座工业城，这些年早就没落了，没有人气，比匹兹堡还要差。我还是坚持，不管怎么说，它是新泽西的州府，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打击英国人的第一场胜仗，就是在那里。美国独立之后，由于当时的首都费城一度闹瘟疫，它还做过美国的首都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即使时代变迁它已经人老珠黄，无可奈何沦落为一座废城，毕竟有过如花似玉的时候。剧烈的沧桑之变，更让我感兴趣。

从普林斯顿到特伦顿大约有 20 公里，从一号公路下来便是特伦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占地很大的消防队，让人联想到这里莫不是一座火城？一拐弯便进入市区，果然是一个凋零，马路两旁的楼房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，却都已经人去楼空，年久失修，恐龙的骨架一样立在那里，空荡荡的街道上，只有偶然能够见到的几个黑人在游荡。

很快就到了市中心，真的是一座废城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座死城，到处是 18 世纪的石头老房子，古典的门窗，雕花的铁栏，高大的树木，却都沉浸在以往的岁月里。几乎没有什人居住，门前的红花寂寞无主地开放，见到所有的街钟，无一例外都已经停摆。

州政府大厦十分堂皇，这座 1792 年建立的宏伟建筑，即使现在看依然气势不凡，罗马柱的门厅，白宫式的拱形圆顶，镀着一层耀眼的金，还有风琴和喷水池，都诉说着当年的辉煌。因为是星期天，四周空无一人。它的旁边是不小的州立图书馆和博物馆，对面是纪念二战的广场，有高大的胜利女神、二战战士和冲锋枪刺刀挑起钢盔的雕塑，雕塑后面是纪念二战阵亡将士的水墙。只是，依然空无一人，雕塑的女神和战士的脸上及钢盔的里面，都结满了蛛网。

又到它附近的老兵营，红墙依旧，绿阴如盖，依然没有一个人影；再到特伦特故居，一座 1719 年的二层红楼，同样是见不到一个人。当年，就是这位特伦特先生 (W. Trent) 买下了这里 800 英亩土地。

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

岳飞有多少不动产



市》、《食在宋朝》、《祖宗的生活》。
李开周，职业撰稿人，编剧，专栏作家，著有《千年楼》。

岳飞有多少房子多少地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这话不是找抽，因为岳飞在好几个地方都有房子，要想统计出一个精确数字实在很难。众所周知，他在河南安阳汤阴县的农村老家有祖宅，在南宋首都临安有朝廷分配的住房，后来又在驻地江西九江买下大片不动产。当年金兵侵占中原，岳飞老家沦陷，汤阴祖宅可以不用考虑。南宋临安的住房属于国家分配，岳飞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，这个也可以不用考虑。所以我们重点探讨岳飞在江西九江有多少房子。

话说岳飞冤死风波亭以后二十年，朝廷派人到江西九江调查岳飞家产，拿到一份财产清单，清单上说，岳飞在九江的时候陆续买下旱田“十一顷九十六亩三角”，水田“七顷八十八亩一角”，以及房屋“四百九十八间”。

您知道，一顷是一百亩，一角是二分五厘，岳飞的旱田和水田加一块儿，刚好是一千九百八十五亩。这么多地岳飞当然种不完，事实上他公务繁忙也没空种地，所以他把大部分土地都租了出去，总共出租了一千四百亩，分别租给江西九江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，然后每年夏、秋两季向农民要租子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岳飞其实是个大地主，这解放后是要戴高帽挨批斗的，他的几个小孩如岳云、岳雷、岳霖几位，上学参军是肯定没戏的啦。

再看岳飞的房子：四百九十八间。这里面有别墅也有商铺，别墅自己住，商铺租给别人做生意。据清单上记载，岳飞总共出租了一百五十一间商铺。按南宋前期二三线城市房租标准，每

地，开发了这块地方，并为它取名 Trents Town，特伦顿 (Trenton) 的名字才出现在美国的版图上。300 年的历史，对于美国不算短，但人们一般都容易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。对比人流如鲫的普林斯顿，这里的凋敝，让人感慨再厚重的历史不过是灰尘满面的老娘，也得让位于灿烂辉煌的现实女郎，人们对现实的热衷，犹如趋光性强烈的飞蛾和恋花癖的蝴蝶，只有蜘蛛才愿意在历史的深处结网，企图捕捉昔日的前尘旧影。

驱车穿过两个历史老街区，来到一座山坡下，山坡上立着一座纪念碑，碑顶有华盛顿的雕像，对面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老式别墅，想来当年这里应该是特伦顿的郊区和富人区了。山坡上下，青草覆盖，古木参天，这里是一个叫亨利·麦考的庄园，现在成了公园。公园里有特伦顿博物馆，只有在那里面，历史才鲜活如昨，才让人感叹如今人们对于特伦顿的冷淡有些忘恩负义。这一座意大利式的二层楼房，当年是亨利一家夏天度假的居所。如今，一层是当地画家作品的展览，二层和顶楼，展览着特伦顿的历史老照片和实物，特别隆重展出的是它的瓷器，当年这里的瓷器异常出名，为此，它特意展览当年为白宫烧制的瓷器和白宫的复信，还有我国晋代和唐宋两代的几件瓷器，以显示它的渊源。虽然，整幢大楼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们几个人之外，没有任何参观者，但历史一下子离我近得几乎触手可及。特伦顿不仅在美国建国初期起到基础作用，而且在其工业化时代也起到支柱作用，只不过在新的时代落伍而不幸被淘汰。人们当然有理由大踏步走过去而把它甩在身后，但对于旅游者，这是一个比一些旅游胜地更值得一看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不仅能看到历史的沧桑，还能看到岁月的苍凉。

在展览里知道，这座叫做 Ellarslie 的房子，1848 年建成，1870 年以 2.5 万美元易主，1888 年特伦顿市政府以 5 万美元收购，于第二年辟为博物馆对外开放。我感慨特伦顿市政府这样的远见，有了这样一座博物馆，特伦顿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是一座废城。

城市
部落
chengshibuluo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

善家。捐赠有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。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。
林一苇，童话作家、收藏家、装置艺术家、生活家，最想成为慈

爱与美丽

这个世界上最洁白的，除了雪，就是天鹅了。

天鹅为什么白？你看到天鹅的身姿就知道了。你看她总是将裙子小心翼翼地提到腰上，即使最泥泞的沼泽也休想将半点泥巴溅到她身上。天鹅只喝早晨凝结在瓦台上和花瓣上的露珠，和刚刚涌出地心的泉水。再干净的湖泊，她也只用来洗澡。如果实在没有这些条件，她就吃那些刚刚开放的向上的花朵，在这些花朵里，她吮吸水分。这是一个童话作家在王子岛观察三年的所得。现在，你知道天鹅为什么这么白了。天鹅的白，白在一种气，白在一种生活态度。

天鹅的语言就是爱情的语言。她一尘不染的白是一种自珍，自珍就是自爱，自爱了才可以爱人，才不辜负被爱。天鹅飞翔的高度是为了在平凡之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，因为在平凡之上，才是梦的高度，才是理想的国度，才是春天爱情童话的高度，才是不平凡的爱的高度。当天鹅一飞冲天，那分明是她向梦中的国度飞来，在这个国度，有最早晨的阳光，最绚烂又最安谧的云彩，她安恬于这些。据悉，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，一位英国飞行员曾在欧洲 12200 米的高空发现 30 只从冰岛飞往北爱尔兰的天鹅，也有人在珠穆朗玛峰高高的上空，发现有天鹅翩翩飞过。

天鹅代表着一种梦幻和现实。她一飞冲天，但总是落在地上；她一直在迁徙，那是她在寻找，她寻找因为她相信。天鹅是高傲的，但是你总是在一片安静的水面看到她，见到她



时，如果你足够安静和耐心，你总是会看到一对对天鹅在一起觅食、休息、戏水。你看他们嘴碰嘴、颈摩颈的姿势，你看他们用嘴帮双方梳理羽毛时的神态，多像一对沉浸于爱情中的恋人。天鹅的爱是忠贞的，一只天鹅和另一只天鹅，只要他们相爱了，就永远厮守，决不分离。即使在最艰难的迁徙途中，他们也相互关照、从不离弃，一旦有一只遭遇不幸，另一只宁愿孤单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选配偶。他们坚持和遵守爱情最初说出的语言，一旦他们说出爱，这句话就是他们一生最新鲜最长久的语言。

天鹅涵盖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元素：爱、真、美。

1997 年，美国发行了一套“天鹅之爱”情人节邮票，图案是两只天鹅曲颈相向构成的心形。据说，这既是天鹅求爱的一种姿势，还是喁喁私语的一

种姿势，还是表达忠贞之爱的一种姿势。深紫的天空高照着爱情忠贞的语言，他们的誓言和身影倒映在水面上，这是多么美丽的一瞬，在他们，这一瞬是成千古的。这套邮票还有一个奇特之处，它第一次不在票面上印一个醒目的“LOVE”，但是如果你拿个放大镜观察，啊哈，在两只天鹅的翅膀下，藏着一个个细小的 LOVE。这是生活的发现，也是爱的发现。这个发现，也给爱赋予了“爱要寻找”的含义。是的，真正的爱，那些让我们唏嘘感喟要生要死的爱，哪一个来得容易呀，赶紧寻找吧。

现在，让我们以开花的心情，练习白天鹅高贵的爱情，寻找。

纸春秋 路也专栏



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路也，毕业于山东大学，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，著有诗

候车记

某个夜晚，我在一个江南名城的火车站候车，车站是才建成的，豪华得像飞机场。我找到要乘坐的车次的候车区，发现有许多人除了自己坐的那个座位，还把自己的行李安排在了旁边座位上，想必那行李也旅途困顿，需要坐一个座位歇歇脚。这是梅雨季，行李底部往往有泥，把座位弄脏了。还有不少人干脆一人占了三至四个座位，三四个连在一起的坐椅正好可以当床，供躺下睡觉，全然不顾旁边还有不少人在直挺挺地站立着。

我走过去，努力把那些躺在座位上的人们叫起来，要他们让座，可是他们均装聋作哑，一动不动。

我不得不“崇洋媚外”地想起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长途汽车车站的情形，候车厅往往人并不多，有时人很少，所以许多座位都是空闲的。即使空着上百个座位，乘客们也都很自觉地只是占据其中一个，老老实实地固守在那里，绝不多侵占额外的。他们“笨”得想不到要把自己旁边那些空闲座位连起来当床使用，他们甚至绝不肯把背包或行李箱放到空着的邻座上去，而是要么放在自己膝上，要么放置在紧靠着自己的地板上。

大的邪恶一定是从小小的邪恶发展而来的。我想，这些一个人同时占据三四个人座位的人，现在只是普通老百姓，但是，倘若他们某一天成了拥有权力的官员，他们想要多占据的就不仅仅是座位了，而是想占据更多原本属于他人的东西和社会公共资源——他们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，就会让其他人活得更加不舒服一些，或许他们就会成为贪污犯。

为什么那些站着的人不去反抗，把那些装睡装死的人从座位上揪起来，逼迫他们让座？也许按照他们的观念，“早到”的人就应该比“晚到”的人获取更多利益，哪怕这利益是非法的。甚至还有人羡慕那些一个人占领三四个座位的人，对自己只好无奈地站着这个事实，只能自认倒霉，暗暗盘算着下次乘车时自己也能早到些，像眼

下这些人这样占有更多座位。当然这里还有一种群体效应，作为多占座的人会想，反正又不只我一个人多占了座位，即使错了，也是法不责众，作为因无座而被迫站立的人会想，反正站立的人也不只我一个，别人没有去掀起他们，我一个人干吗要去冒这个吵架的麻烦和风险？于是，邪恶变成了正常，成了天经地义。

我站到了双腿发软，想去卫生间了，卫生间里在排队。排队是好的，是公正的体现，罗素说“嫉妒是民主的基础”，这时如果谁加塞儿，一定会受到在场的人的谴责，秩序还算良好。等轮到我时，其中一个门敞开一条缝，一位中年妇女拎着裤带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对排在队伍里的一位她的同伴或亲戚喊道：“喂，你快过来呀，我上完了，你来这里上！”于是从队伍中跑过来另一位中年妇女，一边跑一边解着裤带，钻到我前面去了。我没来得及表示抗议，因为我脑子有点滞后，还没搞清楚这种情形算不算加塞儿。但转念一想，更不得了，这厕所茅坑是公共的，使用完毕的人没有自然而然地转给下一位应该得到它的陌生人，而是在自己掌握着它的那个刹那，想方设法转手让给了亲朋，一个茅坑被如此“世袭”如此“继承”了去，这无疑也属于加塞儿——只不过人家不是生硬地加进去的，毕竟是凭了过硬的“关系”加进去的，尚未引起众怒。看来，我们应该庆幸这只是一个茅坑，还是一个在人员流动极大的公共场所的茅坑，任何人都只能是暂时地占有它，谁也不想永久地臭烘烘地呆在里面，否则的话，一定会被某些人拿去，转手给近水楼台和向阳花木，并传之千秋万代了。

终于熬到了检票上车，那些一人占据三四个座位的人们也都不再装睡装死，都从他们的“床”上站起来了。车站广播的声音并不太响亮，他们却既不聋也不哑了，而是个个耳聪目明精神抖擞——唯恐落了后，不能在火车上抢到好位置。